

駝背狂儒

● 武俠精品系列 ●

公孫鑫作品集



上



东54A-3

12.5728
32.1-2
21
1-3

公孙鑫 著

驼背狂儒

(上)

第二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龙发堂主帅阿炮率领全堂各怪胎疯客，毒、捕、镖、医、水、火、醉、炮等各怪才，与欲入侵中原的天钩帮、赤身教展开了一场正邪大战。

帅阿炮庄前与天钩帮、西域魔僧、藏境教主、天竺高手一战，龙发堂虽打退来敌，却也死伤惨重，帅阿炮连断了二根脑筋，为疗脑伤，帅阿炮率龙发堂所属分兵二路西征大雪山，寻疯万载青空续断。

西行一路，龙发堂边打边走、斩奸除恶，犁庭扫穴，打击赤身教，废武林三君，助峨嵋派铲除卧底内奸，声名大振。

从峨嵋长老善因和神医齐瓦戈等人处，揭开了刘斗等龙发堂内奸身份之谜。刘斗等是“驼背狂僧”与冷面杀手所创“疯人庄”所属。疯人庄勾结天钩帮、赤身教、罗刹国王爷等，又利用龙发堂与天钩帮、赤身教火拼，企图坐收渔人之利，再乘火打劫，落井下石。

大雪山一行，帅阿炮庭了“万载青空”的精华，功力大进，与麻小惠等红粉知己以及生死弟兄一道，手刃武林三君，掌毙那摩、那罐二天竺高手，消除了西域魔僧，力斗“驼背狂僧”，龙箫凤琴一曲箫琴和鸣庭毙了赤身教“素女锁阳阵”中以教主“大白菜”为首的众妖女，一举尽歼天钩、赤身、罗刹等敌，帅阿炮也因伤重而武功尽失……

目 录

一	帅哥阿炮	(1)
二	奇伤怪病	(20)
三	风雨欲来	(34)
四	倾巢御敌	(51)
五	四域魔僧	(69)
六	双管齐下	(89)
七	赤身娇女	(104)
八	犁庭扫穴	(119)
九	拜山受阻	(134)
十	夜探峨嵋	(156)
十一	祸起萧墙	(175)
十二	五金天王	(191)
十三	锡角天王	(206)
十四	喋血峨嵋	(219)
十五	奇兵拯危	(235)
十六	真假之谜	(254)
十七	分兵三路	(274)
十八	悔悟前非	(290)
十九	千钧一发	(308)

二 十	峰回路转	(325)
二十一	痴情公子	(349)
二十二	阴差阳错	(372)
二十三	落荒而逃	(394)
二十四	无形之毒	(418)
二十五	各怀鬼胎	(433)
二十六	似曾相识	(451)
二十七	奸谋败露	(473)
二十八	驼背狂儒	(485)
二十九	相互利用	(501)
三 十	冷而杀手	(516)
三十一	丧失记忆	(529)
三十二	傻人傻福	(545)
三十三	十而埋伏	(560)
三十四	雪山惊魂	(583)
三十五	万载青空	(604)
三十六	手刃三君	(621)
三十七	玉女蒙尘	(637)
三十八	掌震三邪	(660)
三十九	义感四虎	(675)
四 十	箫琴和鸣	(691)

一 帅哥阿炮

七月天。

炎炎夏日刚过，秋老虎又来，而且来势汹汹。

烈日当头，那年头尚未发明冷气机，呆在火热的屋子当“烤鸭”确实不是滋味，挺不好受的，最好是躺在树荫下睡个午觉，那才真叫爽呢！

想那淳于髡醉卧古槐树下，梦至大槐安国，为駉马，位极人臣，半日间，历尽一生，醒来日犹未隐，南柯一梦，成千古佳话。

那是何等的意境，何等的奇妙轻历。

但帅阿炮不仅喜欢发飙，更是十足炮人一个，要他做白日梦（大白天做的梦），他宁可把一大堆武侠小说拿来，静静消磨整个下午。

这会儿，他正是这样做的。

天气实在太热，热得有些离谱，虽是坐在树荫下，不时还有阵阵凉风吹来，帅阿炮仍然感到闷热难耐，使他心烦气躁，连看小说都看不下去。

他奶奶的！反正是在自家私产的小山头上，不会有闲杂人等擅自闯来，不如干脆脱个精光爽一爽，难道还怕春光外泄，被人看了去不成？

再说，有兴趣从他身上大饱眼福的人，恐怕实在不多！

于是乎，他说做就做，当即把全身脱了个精光溜溜。

这一来果然无衣一身轻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爽得他不亦乐乎。

帅阿炮再度坐在树荫下，捧著武侠小说猛啃，看到精彩处，还忍不住发出怪叫，唏嘘、叹息，甚至，还破口大骂，“很生动”地表达出书中人的情绪，好像他本身就在情节中似的。

哇操！写小说的人真够厉害，居然能使帅阿炮如此“感同身受”，真不简单。

正看得入神，不知从那里隐隐约约传来阵阵哭声。

帅阿炮不由地暗自一怔，心想：“去他个鸟蛋，莫非有人把我帅家的私产当成乱葬岗，将死人棺材抬上山头来下葬？”

哇操！这怎么行，非得去瞧瞧不可。

他一个挺身跳起，循声直奔而去。

刚奔出一个箭步，就急忙来个紧急刹车，一式“神龙摆尾”，掉头奔回树荫下。

阿哈！原来他猛然想到没穿衣服，不能光着身子裸奔呀！

匆匆穿上了衣服，他才急步奔下山头。

哭声愈来愈近——

帅阿炮放轻了脚步，循着哭声悄然掩近，以免打草惊蛇，决心先暗中看个究竟再说。

走出林园一看，哇操！这里什么时候盖起一座大庄院来啦？一大票人围着三座坟头哭哭啼啼，这是演《五子哭墓》吗？

所有该在的人都在，麻小惠、章晓艳、哭斗山庄庄主刘斗、鬼医阎老四、白字先生白话文、连环炮老方、世纪毒艾孜并、河南镖王林并、冀忠怪侠宗火狂、酒狂卫士纪、洞庭水怪邝金水、雪山怪客冷弃疾、鹅鹅叫胡鹅、媚娘子胡董、惊尘劣人金孝峰、京城名捕

吴擎、褐色闪电乌沙沙、一票龙发堂的精英，该在的都在。

帅阿炮敲敲头壳，奇怪，情节好像连上戏了。

“帅哥老大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”刘斗忍不住埋怨。

“跑哪儿去？”帅阿炮莫名其妙：“没有呀？我只是躲在树林里看了四集的帅哥发飚而已，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章晓艳叽叽呱呱的念起经来：“你搞什么鬼？人家白妹妹祖孙都‘挂’了，你还有心情去看武侠小说？你这堂主是怎么当的？像你这样，那有半点帅哥的影子？也不怕做属下的寒心？”

帅阿炮被责备得百口莫辩：“我……”

麻小惠怕帅阿炮面子挂不下，忙解围……诸位别误会，不是解掉三国，而是解围：“章二妹不要那么激动，也许帅哥只是去‘泄洪’而已，人生那个吃、喝、拉、撒，总是这样免不了的。”

“骗鬼！”章晓艳仍喋喋不休：“就算去石门水库泄洪吧，也该有个时刻，那像他，一泄千里……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去大半天，也许又去跟什么骚狐狸搞在一起，白妹妹尸骨未寒，你就如此的绝情，你自问对得起白妹妹的万千柔情？对得起一代情圣卓文君？对得起民族英雄史艳文？对得起唐老鸭、史奴比、加菲猫、老夫子、小叮当、阿三哥、大婶婆……”

一串“连环炮”出笼，引来一阵怪叫：“起喽……”

帅阿炮瘪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怎么莫名其妙的有没有搞懂？有谁说得清楚的拜托翻译一下。”

章晓艳没翻译，却翻了脸：“你还装糊涂？”

帅阿炮叫屈不已：“我没有‘摘葫芦’！”

章晓艳为之气结：“你……”

帅阿炮猛抓头发，似乎有那么一丁点印象。

梦是抓不住的，据说，每一个人都会做梦，人的一生当中，不知道做了多少梦，但是却没有谁能把梦记忆起留下来，不信吗？举例为证：作者清清楚楚记得三年前某人借一个铜板打电话至今犹未还，但对三天前的梦却已不复记忆，这不是作者胡说八道，相信诸位帅哥帅妹亦有同感吧？

闲话少说，言归阿炮正传。

麻小惠道：“那个帅哥，你难道忘了和赤身教，天钩帮等等结下的那个血海深仇？你难道也忘了龙发堂？”

帅阿炮皱眉苦思，忽然之间脑际灵光一闪，去他个鸟蛋，这不是帅哥发飙上册所载的情节吗？真是有够阿达。

帅阿炮这一通，于是连戏了。

帅阿炮眼眶一红，想起了前情往事，真如梦境一般，默默走近坟前，手抚玄衣龙女白飘飘的墓碑，不禁帅泪纷抛。

帅哥阿炮为了玄衣龙女这块“好肉”，竟然不幸惨遭藏镜的毒手，正伤心感叹大洒帅泪之际，蓦然破空声起。

暗器高速飞行撕裂空气的锐啸盈耳。

“帅哥当心！”有人惊呼。

帅阿炮闻声知警，练武人的本能使他偏首、扭身、侧身、侧滚，连三个闪避动作一气呵成，三枚百毒蛇牙锥，一擦肋，一擦背，另一枚就在帅阿炮眉上擦过，摩擦的热流使他觉得额际热辣辣生疼，危极险极。

“乌沙沙，你敢！”刘斗怒喝声起。

“两国相争各为其主，有何不敢？”褐色闪电乌沙沙狂笑不已。

“你……你投入哭斗山庄十年，十年以来老夫并不曾亏待你，你为何要阴谋犯上？”刘斗怒气冲天质问。

乌沙沙褐色的面孔上，透出恨色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乌沙沙今天行刺失败，是天不助我，我无可奈何，我之所以要除掉帅家烂炮，是因为我有要除掉他的理由，因为他阻了天钩帮的东进之路，也因为他，使得天钩帮受到重挫，我恨死了他。”

“什么？”帅阿炮惊魂甫定叫道：“你说这是什么西班牙话，我帅哥阿炮领导抗战有什么不对？”

乌沙沙恨声道：“你当然不对，因为我是天竺人！”

刘斗大吃一惊：“你……”

乌沙沙冷冷道：“你们很意外吧？”

刘斗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投入本庄之时，本庄曾派人调查过你的来历，你明明和天竺无关，怎么会……”

乌沙沙得意道：“这就是本帮的利害处，老实告诉你们也无妨，我从小就被一位天竺高手带到中原，在中原定居下来，伪造身世，勤修上乘武功，你们中原武林全无警觉，使我们能畅所欲为，在中原卧底……”

“可是你今天仍然‘龟脚’露出来了。”

乌沙沙哈哈笑道：“今天我是时运不济失了手，但是天竺人打入中原武林的却不只我一个，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背景资料掩护，我一个人的失败，并不代表天钩帮就失败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人打入各大门派，你们也查不出是那些人，他们自会继续努力，一定要将天钩帮的大旗插遍中原每一角落！”

帅阿炮冷笑道：“你真够异想天开！”

乌沙沙环顾四面包围的人影一眼，夷然不惧道：“是不是异想天开以后自有分晓，我只恨今天未能成功，更恨上苍的不公平，他把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，最温煦的气候，最富足的环境，全都赐给中原人，而把贫穷、脏乱、战争给了天竺人，这是多么不公

平的分配，因此，我们要反抗，誓争这块沃土，不死不休！”

帅阿炮道：“你这话就不公平了，中原的沃土，是中原人辛勤施肥来的，中原的富足，也是中原人创造的，至于气候，天道运行自有其不变的定律，中原人并没有得天独厚，你的想法太偏激了。”

乌沙沙固执道：“我不听你乱盖，我坚持上苍对天竺人太过‘黄酸’（苛薄），我要抗议美国种族歧视，抗议南非种族隔离，抗议省籍观念，抗议霸权践踏全球，抗议工厂排放污水、抗议……”

“起喽！”欧阿宝大声道：“抗议个屁，我们中原是很有钱，外汇存底‘归大拖’，民间游资也不少，可是穷人仍然很多，前些时还有无壳蜗牛抗议买不起房子呢，是你们天天窝在家里头生孩子，生育率又没节制，难怪你们穷，这又关老天屁事！”

乌沙沙这个死脑筋，仍然莫名其妙的争辩不休道：“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我天竺人穷困总是事实，你们富有也是事实，这就是不公平，何况你们小学课本上就提到，中原山川壮丽物产丰隆，这是假不了的！”

“狗屎！”印大牛不屑道：“天下有那一个在自己的教育课本上自己承认是一无是处的？你们自己不肯建设，却想侵占别人建设好的家园，企图什么‘酒和咖啡’什么的……”

“是鸠占鹊巢！”乌沙沙提出纠正。

“对对，是酒和雀巢咖啡……不不，是酒占雀巢没有咖啡，你们这样强梁行径，该打破‘玻璃’（屁股）！”

“哼，不管你们如何说得天花流行……不不，天花乱坠，我认定中原花花世界必须由天竺人统治！”

“好了！”帅阿炮阻止大家的争论：“话说偷鸡大便多（话不投机半句多），多说无益，你如今打算如何？”

看来帅阿炮经络打通后，脑袋没进步多少嘛！

乌沙沙冷笑道：“我今天时运不济，行刺你失败，算老子衰，在你们重重包围之下，又能如何？”

“我看你干脆无条件投降算了。”

乌沙沙狂笑傲道：“要老子投降？四阿棉花——免谈！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个对本！”

帅阿炮冷笑道：“你毫无机会……”

乌沙沙在帅阿炮话说一半之时，猝然发动闪电攻击，左手一扬，三枚百毒蛇牙锥已挟著锐啸分袭帅阿炮、麻小惠、章晓艳三人，人也随蛇牙之后向前疾扑，他的轻功向来极高，这一蓄意而动，更是捷逾闪电。

麻小惠、章晓艳各自往旁一闪已自避过，帅阿炮寒铁竹箫一举，就像当年少棒铁捕蔡松辉一样，毒牙奇准的贯入手套……不不，箫孔之中，却被内力一震而回头激射，比去时更速，正好在随后扑至的乌沙沙左肩没入，快如闪电。

乌沙沙右手掩肩暴退，立即从百宝囊中取出一粒药丸服下。

同一时间印大牛、欧阿宝，一杖一剑锐啸中袭到！

“住手！”帅阿炮大喝。

印大牛和欧阿宝闻声撤劲，分开侧飘丈外。

“乌沙沙，你可以走了。”帅阿炮平静的道。

“什么？”乌沙沙还以为听错了。

“我说你可以‘阿婆弄港’（一走了之）了。”

“你要放我走？”

“没错！”帅阿炮肯定的回答。

“帅哥老大，这……”刘斗不以为然。

帅阿炮摆摆手道：“算了，乌沙沙的观念和想法固然不太正

确，但是过去他并无恶迹，我们龙发堂标榜的就是疯狂、发飙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，乌沙沙有发飙的自由，犯不着用生命来威胁他改变思想，思想是很难改变的。”

帅阿炮这回又说得头头是道，满有哲理的。

“可是……”刘斗实在不太甘心，因为乌沙沙伪造身世来历欺骗他十年之久，怎不令他生气？

“刘庄主……”

“你少插嘴！”刘斗怒叱道：“你投入哭斗山庄十年，刘某把你当成心腹兄弟，你却把刘某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你这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畜牲，你恶毒、卑鄙、下流、无耻，你还有脸跟我说话？”

“刘庄主……”

“我不是庄主，帅哥才是！”

“刘……刘兄！”乌沙沙褐色的脸孔微有愧色：“我知道刘兄待我如同手足，我一直深怀感激，上次帅哥苦斗藏镜法王之时，本来有很好的下手机会，可是念及刘兄的恩义，使我不忍，但是让天竺人统治中原是我的志向，却不容改变，因为中原的沃土太甜美了，遍地甘泉，尤其是，女生太美，太甜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我没胡说八道，你们不甜何故自称为‘糖人’？”

“去你个鸟蛋！”帅阿炮笑骂道：“我们的‘糖人’是用汗水灌溉起来的，你为什么不能中原人是汗（汉）人？”

乌沙沙这个人真是“莫名其妙”的转不过来：“不管你们怎么说，也不能改变我的心意，如今我已知道突围无望，你们想把我怎样我都不在乎，掉颗头颅不过碗大的疤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！”

帅阿炮正色道：“本帅哥敬重你是一条汉子，你走吧！”

乌沙沙道：“你真要放我走？”

帅阿炮道：“男子汉大豆腐，一元复始万象更新……不不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你尽管走吧，没人会拦你！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后悔？”帅阿炮泰然笑道：“我要后悔的事情多着呢，目前还排不到这一桩，你快走吧！”

乌沙沙叹了口气道：“如果不是我身上流着天竺人的血液，真想和你们作个忘年之交。”

帅阿炮“稍傻”的道：“快别说傻话了，人家都说：人生不满百，百岁的人就很少了，怎可能有‘万年之交’？”

乌沙沙苦笑不已：“今日承帅哥海量宽宏，放我一条生路，你们中国人说过：有恩不报，非君子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‘有缘不抱黑裙子’？”

看来帅阿炮比乌沙沙更“莫名其妙”。

乌沙沙从随身革囊中取出一只大肚瓷瓶道：“帅哥老大，你应该听说过天竺人弄蛇的本领，藏镜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本领，那就是役蛇之术，此次他太大意，所以未将他最拿手的绝活施展出来，否则胜败仍在未定之天。

此外，我们天竺人所用的百毒蛇牙锥，乃是采取上百种各类罕见毒蛇之毒淬炼而成，虽不能见血封喉，但仍属极毒之物，为报帅哥不杀之恩，此瓶中尚有百粒可解各种蛇虫之毒的灵药，举以奉赠。”

乌沙沙将药瓶抛过，转首向刘斗道：“刘兄十年错爱之情，乌沙沙希望日后有所报偿，告辞。”

说完向外抱拳一礼，脚下微顿，人已如离弦之箭破空飞射，一起落间长达十丈，褐色闪电果然名不虚传。

望着褐色闪电乌沙沙的背影远去，刘斗叹了口气道：“此人的确是个鬼才，只可惜他不肯弃暗投明。”

帅阿炮却望着玄衣龙女的香冢发呆。

一个昨天还活蹦乱跳的美人儿竟然就此长眠，从此幽冥陌路天人永隔，怎不令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？

正当帅阿炮痴痴冥想之际，蓦地，一点翠影疾如电光石火激射而至，数声悲切叫声响起。

“姑娘，姑娘……”

竟是那只能通人性、智商不低的翡翠鹦鹉。

“翡翠，是你！”

“姑娘，你死得好惨！”翡翠鹦鹉悲呼不已。

“翡翠……”麻、章二女亦相陪坠泪。

翡翠鹦鹉悲嘶数声，竟一头撞向墓碑。

“翡翠……”谁也来不及阻止。

这只罕见的灵异翡翠鹦鹉，竟然撞碑殉主。

“翡翠……”

玄衣龙女的墓侧，又多了一个小土丘，坟茔虽小，倒也五脏俱全，墓碑上刻着：故龙发堂烈士乌公翡翠之茔。

这只令人怜爱，刁蛮慧黠的鹦鹉，终于长眠主人身旁。至于

那只神神，却从来未出现过，究竟这个世界上是否有这么一只鸟，除了玄衣龙女以外，无人能够回答了。

刘斗为了冲散哀伤，凝重的气氛，强颜欢笑道：“帅哥老大，我们这战大获全胜，重创天钩帮，一振我龙族之武威，足令天竺蛮子为之丧胆，龙发堂一战成功，帅哥老大当居第一功，有够帅极了。”

帅阿炮为了表现“牵牵裙子”(谦谦君子)之风度，微笑道：“小意思啦，我又不是今天才开始帅的。”

印大牛低骂一声道：“狗屎！”并干呕数声以示不满。

欧阿宝则转首望向翡翠的坟墓，认为帅阿炮实在比不上这只鸟来得帅气，什么帅哥，屁！鸟人一个！

刘斗笑道：“为了庆祝此次大捷，庄主已摆上庆功宴，有请帅哥老大人席，领导大家英明睿智的吃喝一顿吧！”

帅阿炮却快快不乐道：“我帅哥的小老婆都已噶屁去了，那个心情参加什么庆功宴，算了吧！”

“帅哥老大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烦！烦！当帅哥也没什么好玩，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啃书去了。”

又来了，老套老是玩不完。

鬼医眉头一皱。

明明帅阿炮后顶与脑颅二穴中间的阻隔物，已被藏镜所发出的电极所冲开化解，按理说帅阿炮自此以后应该灵台清明，智商增强一倍以上才对，为何依然傻傻的，鬼医亦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帅哥老大……”刘斗愕然。

“我不玩了，出来混这么久，我老爸一定骂死了，再飙下去，非被‘揍’不可，走也，走也，我回家去也！”

麻小惠和章晓艳急道：“那我们呢？”

“你们？”帅阿炮瘪笑道：“我又没动你们，你们依然是‘原装’货，‘秤彩’啦，找个老太婆嫁了吧！”

什么话，叫人嫁给老太婆，简直神经病！

“帅哥老大……”

刘斗还想劝说，鬼医却朝他摇头示意。

“帅哥老大，你既然想回家，我们也不阻止你，不过，就算你想回家，总也得填饱肚子才上路吧！”

“去你个鸟蛋！”帅哥炮见鬼医不但没留他，反而叫他吃饱了好上路，不觉感到失望：“难道你们都不留我？”

鬼医道：“帅哥老大既然那么想家，属下认为应该顺从你的心愿，这样吧！就把庆功宴当成送别宴，让属下敬你三杯老酒，祝你一路顺风回老家。”

“去你个鸟蛋，我这个人专门喜欢唱反调，你们不留我，我偏要留下，你们不叫我吃屎，我偏吃屎。”

鬼医眉头又是一皱，鬼医的直觉，认定帅阿炮绝对有个地方不对劲，可是又看不出有什么征兆，只好装着笑脸道：“是是是，帅哥老大既如此说，属下岂敢不从所命，酒席已完备，我们先‘蓄这累’（喝一点）爽一爽，暂时忘掉一切中的两切，帅哥老大如果坚持要留下，我们表示欢迎，如果要走，也该请孝女团送你上路才对。”

帅阿炮欣然作喜：“帅！我要坐八人抬的大花轿。”

鬼医笑道：“行！行！只要帅哥老大喜欢，一切包在属下身上，保证办得风风光光生荣死哀。”

什么话！鬼医暗笑这位帅哥老大简直帅得过火了。

帅阿炮弃哀伤洋洋一笑道：“最好办个康乐晚会！”

接着朗声吟道：

“康乐晚会最有趣，
男扮女表演闹剧；
两个馒头戴整齐，
走了三步掉下去！”